

●云飞读小说

是什么让人发光

——简评杨遥《美声唱法》

闻云飞

杨遥的《美声唱法》，笔者是在2024年第10期的《小说月报》上读到的。小说讲述了文艺从业者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尴尬。小说中的“我”是文学杂志的老编辑，身边有一群爱艺术的朋友。这其中有一群爱艺术的苏晓春，唱歌剧的唐铭，玩吉他的

困顿不堪也要追寻梦想。像小说中唱美声的唐铭，最终又回到了上海追梦。“他说真正高贵的艺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小说以这句话结尾，表明了作者对于高雅艺术的尊崇以及对那些追随缪斯女神的艺术之子的赞许。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艺术孜孜以求呢？小说中写道，在聚会时唐铭在饭店大厅里唱起了歌剧。这时，“唐铭充满了自信，整个人好像都在放光”。而“我”在给唐铭推荐《战争与和平》时，“被一种崇高的东西所感动，感受到了幸福”。由此可知：他们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生而为人的幸福与美好。

其实，艺术家从事的是“捕风捉影”的游戏，他们会努力将人类真挚的情感和高贵的心灵，全部捕捉到作品

中；在对精神自由的追逐中，在对真善美的恪守中，他们传承并缔造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让人们看到自己应有的样子。相较于精神贫瘠者，艺术家丰盈的精神生活，会使其灵魂发光。而他们“在发光”，实际就是人类精神的光辉在闪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作者在“慢吞吞地”讲述中，让读者感觉到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不堪。文中细节的意象感，渗透出在场感之外的余韵，使得小说中人物状态如影画般在读者脑海中生动呈现的同时，也被一种弥散的伤感情绪所笼罩。比如，小说对于东先生的衣袖的描写：“我默默地站在他的旁边，仿佛两人站在一起，能使时光流逝的速度慢一些。却看见东先生一只袖口

磨出毛边，上面有块淡淡的茶渍，形状像只挣扎着飞不起来的毛毛虫。多少人能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变成蝴蝶又怎样？我不由悲从心起，望向窗户外边。”志同道合者抱团取暖，对抗俗流，在彼此印证中仿佛也战胜了时间，获得了稍纵即逝的永恒感。而眼前磨出毛边的袖口和像毛毛虫的茶渍，则透露出作家等人在日常生活中无心讲究的失落与颓唐。如何开解这让人黯然神伤的心绪呢？只能揶揄自嘲，“悲从心起”。

纯艺术的实践者，在现实中没有呼应，难以找到前行之路。这是曲高和寡的问题吗？现实生活中，文学艺术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不像物质，给人以即时的感官满足；但它能提供不断的精神动能，给你慰藉，为你疗伤，和你一起渡过难关，让你心生希望，坚毅勇敢地迈步前行。

小说也借人物之口说出一种希冀：“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当然，不管纯粹的艺术未来会怎样，真正的艺术家仍在发光发亮，点亮人类精神的灯塔。

名牌老杂志双月刊《随笔》2012年第六期（总第二百零三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流沙河与山西》的文章，该文作者是写作高手。但这篇文章全文引录的流沙河一封信，不知什么原因，信末删去了时间，让读者觉得此信的写作与文中叙说的“1988年年底”那时“山西作协换届”在同一时段。其实，这一封信不是1988年年底写的。

这篇《流沙河与山西》中写道：

1988年年底，西戎遭遇了人生一次重磅打击。

这年山西作协换届，西戎连任主席。山西一茬青年作家也纷纷拜师，表示拥护老主席连任。西戎自以为连任应该没有问题，一直到投票前，依然稳坐钓鱼台安然自得。不料一经投票，风云变色。原来省委谈话，青年作家表态，都是缓兵之计，暗地里早已酝酿好了人选，只待投票时亮底一锤子定音。一批青年作家阵前倒戈，西戎落选。

跳过两个自然段的山西省作代会选该省作协副主席的介绍后，文章便是“流沙河得到消息，生怕自己的恩师想不开，连忙来信安慰”，再下即抄录删去写作时间和错漏了六七处的流沙河全信。找到这封抄录的流沙河书信手迹，就影印在2012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西戎图传》第121页，占了一个整页，写作时间本来明明白白地写着的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1988年年底“山西作协换届”近三年之后的事了。

西戎吾师：
昨日唐正学同志冒酷暑来舍下面交大礼，并谈及吾师近况以及落选一事。知吾师光明心境被人戏弄，古人所谓君子可欺也，愤懑难平，谨具函慰问，并陈说一二。
吾师淡薄名利，前在

川，后在晋，奖掖青年文士，多方照顾引导，人所共睹，尤予所不忘者也。无论为党为文，堪称无悔无愧。自吾师离川文联，迄今四十年，阅人多矣，未见过如吾师者。一心与人为善，毫不计较爵禄，并文名亦淡然视之，不企不求，乐天以自处，予仰慕而终不及也。清流浊流，各有去向，文坛自古如是。受排挤何尝不是划清界限，于吾师是得也，非失也。何不趁此优哉游哉，写些回忆文字，垂仪来者。所谓作协工作，予以浅见，实与文运兴衰无涉，不做也可。桂冠而去，不须怅怀，此予为吾师贺也。

光阴荏苒，予已两见羊年辛未，即将退矣。五月底省作代会，知其太浊，予未参加。闻悉会上拉票抢权丑态百出，推翻党组书记又似文革夺权再版，尚有半分文人气息耶。彼辈以棍子旧技加商品新招，太不像话，予惟远避之而已。硬选予副主席，亦不去凑热闹，日日闭门读书自娱。济世宏愿早已破灭，退而求洁身自保。小女余蝉居港已四年多。何洁准备迁去（所以已协议离婚）。小儿余鲲做工人已二年兼照顾我。心境恬淡，老友数人喝茶。恭叩

伏安
流沙河顿首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流经书案的茶色

张振东

我的书案上日常摆着一套白瓷功夫茶具，是在天津广东会馆里买的。

承蒙一位友人邀请，我参加了一次潮汕在津人员于广东会馆举办的同乡会。有潮州人带来几箱潮汕正宗的功夫茶具，现场的人纷纷购买。我善饮茶，便也买了一套茶具。

功夫茶的特别之处，不在于茶的本质，而在于茶具的配备精良，闲情逸致的泡茶过程。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速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品味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

我的书屋其实也当茶屋来使，除了三面墙的书柜，书架上摆满了紫砂和细瓷茶具及几幅字画。书屋安静，茶香缭绕，实在难得。心静闲适之时，最宜读书写文，书要

慢慢研读，茶要慢慢品味。

所以，读书时便养成了饮茶的习惯，书案上总是摆放着一套茶具。书要读名著，茶要喝好茶。我曾读过这样的话：不同的茶，泡出来的茶香是不同的，而不同的茶香又会适合不同的阅读。绿茶清香恬淡，适合于读散文；红茶醇香浓厚，适合于读小说；而花茶芬芳浪漫，最适合读诗歌的了。读到精彩处，轻轻呷上一口茶，顿时感到齿颊留香。此时此刻，书香与茶韵交融，使人不由得有些飘飘然了。对于此，我是深有体会。

听雨有诗意，品茶能消俗。茶可以使人静心，读书写文之余，品尝一杯茶香，则妙不可言。书中情、茶中味相互渗透，如雨天遐想，月夜静思，情动心随，可得妙思。

在星光睥睨，月影斜斜的夜晚，一片静谧。书屋里

点亮一盏灯，典雅朦胧，在氤氲的茶烟缭绕中，忘记了今夕是何年，对于快节奏的今天，是奢侈的享受。

写作是需要天赋和灵感的，也更需氛围。文中之情，文外之意，雅中见俗，俗中见雅。喝茶时常让人生出闲云野鹤的怡然，这是品味

茶香积淀下来的。

我曾经理想的境界是：长长的夜，厚厚的书，浓浓的茶。在长夜里读书，茶是伴读之首选。一只茶杯在旁，或诵读，或啜饮，茶香萦绕于室，立即倦意全消。时间久了，自然成了习惯，沏上一杯茶，从中感受人生之味。

“互怼”

杨方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范荣期、王文度同在简文帝朝中听差。王文度比范荣期年纪小，官位却在其上。一次，他俩同去某处，临出发时，两人互相谦让，都要对方走在前面。推让了一阵之后，最终还是范荣期走在前面，王文度走在后面。于是，王文度便开范荣期的玩笑，说：“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荣期随即回敬道：“淘之汰之，沙砾在后。”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里也有两个互怼的桥段。苏东坡调侃佛印说道：

古人常将僧和鸟在诗中相对，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还有“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佛印回道：“今老僧对相公，相公即鸟也。”

还有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在长江泛舟，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遂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题西林壁》的扇子抛入水中。两人四目相对，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这是一副哑谜。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古代文人相互调侃，充满文采与智慧，貌似“恶毒”的玩笑，却不带半点儿恶意，不禁让人会心莞尔。

女王痴心想把玄奘留下来做夫君，因此也准备极为丰盛的筵席来招待他们，席内今日常见的菜蔬又有十余种，未含于太宗国宴中的有：香蕈、黄花菜、紫菜、萝菔（萝卜）、山药共五种，现不常见的有黄精一种。

第八十二回，陷空山无底洞的耗子精所摆下的诱惑玄奘的筵席也颇丰盛，有时新菜蔬十二三种，其中的扁豆角、豇豆角是不见于前面两个筵席的。如此，将上面这几回出现的菜蔬相加，总数即能达二十二三种，其中今天能常见到的也可达十七种。

可以说，《西游记》所描写的神异世界也是以凡俗世界作为基础与支撑的，提到的很多至今仍常见的食材、菜蔬、面食，使作品中的神佛妖魔多了几分凡俗气，也似乎拉近了神异世界与读者的距离。透过这些七八百年未变的菜蔬、面食或食材的名字，我们能依稀地窥见古人的生活，侧面了解古代文化与不同地域风俗进化的轨迹。

人文经典

《西游记》中俗食之七

神异世界中的菜蔬

许振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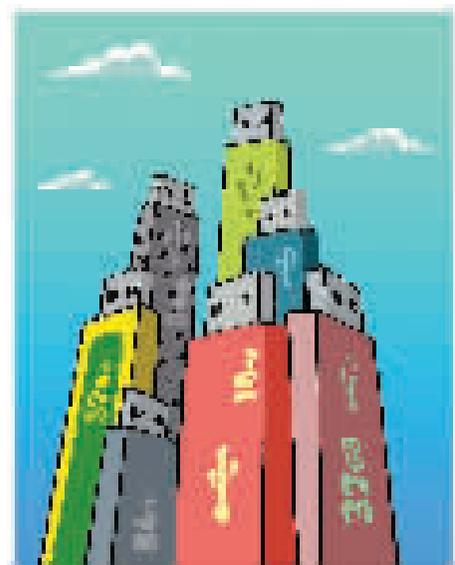
《西游记》的神异世界还描写了其他很多今日仍常见的菜蔬，比如木耳，在书中前后也提到八次，如第五十四回、第六十八回、第七十九回、第八十二回、第八十四回、第一百回等，与前面提到的豆腐、面筋出现的回数基本一致。

《西游记》第一百回，玄奘从西天归来，唐太宗举行

盛大的国宴隆重欢迎他们一行，这应该是全书所写宴会规格最高、用度最奢华的一次。其中，所写到的今日常见菜蔬有蔓菁、香芋、蘑菇、笋、椿树叶、蕨粉、瓜丝，还有现在已不是很常见的，如海菜、蜜调葵、石花、仙菜、干薇、菜蕈等，这些要进行说明有较大难度。第五十四回，取经者一行来至西梁女国，

格言画

杨树山画



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

——高尔基